

廖沫沙八十年代作品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廖沫沙

八十年代作品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新登字 6 号

廖沫沙八十年代作品集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960×787 1/32 印张：10.125 彩图 1 页 字数：167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

ISBN 7—203—01850—4

G·838 定价：4.80元

编 者 的 话

1990年12月27日，著名杂文作家廖沫沙同志不幸逝世。噩耗传来，笔者不禁唏嘘，浑感意外和悲痛。当时笔者正在编辑《廖沫沙近作选》增订本书稿；而且眼前的书稿就是廖沫沙同志不久前交给我的。而今哲人遽逝，生前华章竟成身后遗作，能不痛哉！

1979年，廖沫沙同志从流放地湖南一回到北京，就拿起了笔，陆续写了不少洋溢着时代气息、文情并茂的杂文、随笔，其中有多篇是专为我社出版的《夜读》杂志撰写的。《夜读》因得力于他的大作而增色不少。1984年，他又应笔者之求，将他1980年至1983年的文章集结成书，定名为《廖沫沙近作选》。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六年过去了，今年夏天，笔者走访廖沫沙同志，向他提出了延伸近作范围，在《近作选》的基础上增加1984年至1990年的文章的意见。

廖沫沙同志虽然身体不好，但还是在夫人陈海云同志帮助下，把这几年的文章整理出来。他还特意写了一篇“后记”，说他“因为年过八十多了，身体又时常患病，每年写得很少”，“今年体力更不成了，写字手发抖，几至不能握笔，脑子也不行了，真写不动了。因此，把这几年零零碎碎写的东西收集起来，编一小册子，作为搁笔纪念”。谁知这篇后记竟成绝笔！笔者与廖老原来共同拟定的《廖沫沙近作选》书名，而今不得不由笔者戚戚然改为《廖沫沙80年代作品集》。

这本“搁笔纪念”的书，岂止于搁笔纪念而已。廖沫沙同志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六十多年来，他除从事党的革命工作外，以余力从事写作，以杂文、历史小说、评论等名世。“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诬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邓拓于“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就含冤而亡；之后，吴晗同志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廖沫沙同志饱受磨难，竟大难不死，是“三家村”唯一的幸存者。他亲眼看到“四人帮”的覆灭，为“三家村”彻底平反，参与了审讯“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目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业绩，热

情地撰写了讴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文章。因此，这本被廖沫沙同志称谓“搁笔纪念”的“小册子”，实际上是廖老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革命胸襟的展示，是他晚年壮心不已的高尚情操的写照，也是他留给生者的一片拳拳之情！

廖沫沙去了。他来的干净，去的也干净。一副悼念他的挽联，对他的道德、文章作出了盖棺定论：一身正气，兢兢业业，三家村人去魂在；两袖清风，勤勤恳恳，四卷书语留人间（四卷书指《廖沫沙文集》）。

一九九一年元月

目 录

作人和作猴	(1)
拍马术三例	(5)
苦中寻乐记	(10)
《龟虽寿》的联想	(18)
关于我在三十年代写的两篇杂文	(22)
一起飞上天	(32)
科学是劳动生产力	
——读书备忘录	(36)
大题也不妨小做	
——浅谈“随笔”	(42)
诙谐谈笑见纯真	
——怀念廖承志同志	(46)
读《上海》有感	(51)
多少英雄硬骨头	
——回忆饶彰风同志	(62)

青年一代要认真学习历史	(76)
亦工亦读，古已有之	
——读史笔记一则	(82)
东江历险长留念	(86)
园林和古建是爱国主义教育的	
生动教材	(108)
一个小小的建议	(114)
读书万卷与自学成才	(117)
要培养新的杂文作家	(120)
给一位诗歌爱好者的复信	(122)
资源、资金和资料	(125)
万方同燕喜	
——谈元宵节	(128)
咏八珍汤	
——谈谈我的食谱	(131)
百花齐放的时节到了	(135)
革命者的道路	
——《吴晗传》序言	(139)
《余烬集》自序	(147)
《徐懋庸诗词集》序	(153)
《纸上谈兵录》后记	(158)

继往开来

——序《〈龙须沟〉的舞台艺术》 … (163)

雪泥鸿爪耐人思

——读《熊瑾玎诗草》 …… (168)

走历史的必由之路

——《探索者的足迹》代序 …… (179)

别开生面的《小论坛》

——为《碎玉集》序 …… (184)

对报纸谈几点意见 …… (187)

谈文物研究

——在“中国老年文物研究学会”成立

会上的谈话 …… (190)

杂文杂谈 …… (192)

走马观花一得 …… (195)

复《长沙晚报》的信 …… (198)

出版界一桩新事 …… (200)

教师是真正的劳动人民 …… (203)

难忘的记忆 …… (209)

烽烟滚滚过天津 …… (215)

虎年谈虎 …… (218)

关于收集杂文研究资料的建议信 …… (221)

接过火炬开拓前进	(225)
“文革”二十周年祭(打油诗四首)	(229)
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为《邓拓评传》代序	(232)
平等与同等	(239)
建设精神文明的设想	(243)
怀念聂绀弩同志	(246)
资产阶级民主的骗局在哪里	
——读书摘记	(255)
同黄琪翔先生在前线的时候	(260)
让我们的杂文多姿多采	(266)
为有源头活水来	(269)
祝阳翰老创作生活六十周年	(272)
两次逃难	(273)
重弹“破门而出”论	(278)
主动·致用	
——我是这样读书的	(281)
莫让分数迷住眼	(285)
我与杂文	(288)
关于《杂文创作百家谈》的通信·····	(294)
善于“挤”时间学做多面手	(296)
回顾和祝贺	(299)

我为什么写作	(301)
题赠甘英同志（外五首）	(303)
商与官不可混而为一	(306)
我爱伞竹	(311)
后记	(314)

作人和作猴

猿猴的一生能活多久？我没有知识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得请生物学家或动物学家来作具体回答。我在这里只能作个假定，假定它能活二十年或二十年以上，但是它即使活上这么些年月，它对自然界的作用却“只等于零”。那就是说，它虽生活了二十年，却等于一天都没有活过，猿猴的生命价值“只等于零”。市场上的流行语叫“一文不值”。

人的一生能活多久？如果算是六十岁，那么生命的三分之二应该是在正常地工作和休息；在工作的时间内使用自己的体力和脑力改造着自然界，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这当然属于人的本份、本质，是无可怀疑、无可否认的。问题在人的生命的另一个三分之一，即“八小时以外”的

时间——总算起来恰巧也是二十年，这二十年的岁月该如何过活呢？是把这二十年的生命用在有益于自己的发展、也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呢？还是象陶侃所说的：“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呢？

换句话说：我们是作人，还是作猴呢？我们决不能在“八小时以内”作人，在“八小时以外”作猿猴。

马克思曾多次说过：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以此类推，人也好，猿猴也好，“狭义的动物”也好，都是在发展着，都处在发展的过程中。人就是从猿猴进化来的，进化就是发展。

但是发展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其他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不自觉或不自知的，只有人类才从不自觉的发展进化到自觉的发展。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预了创造，这也不是它们所

知道和希望的。相反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

这样就把人类同猿猴或“狭义的动物”之间，划出一条十分清楚的分界线来了：猿猴或“狭义的动物”，只要吃饱喝足就满足了，吃喝只为了生存，至于发展或不发展，它们就听天由命了。人类呢，就不只是求生存，不满足于吃饱喝足便万事了结，他们在生存之外，还要自知自觉地求发展，“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人的本性之一，也就是人的特点。人之所以不同于猿猴或“狭义的动物”者，首先就在这一点。

那末，怎样才能够发挥或发展人的这一特点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花些功夫着实读点书”。这个回答并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胡耀邦同志最近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一次讲话中，对中青年干部提出来的殷切期望。

我觉得他这些殷切期望不仅适合于干部，也适合于一切的人，适合于一切有“八小时以外”时间的人。现在我就摘引他关于读书的号召这一

段，来作我这篇漫谈的结束语吧。

胡耀邦同志这段话是在他“提出希望”的第六点中：

“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每个同志都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整个而言，我们的干部知识水平低、文化程度低、专业知识差。建议大家花些功夫着实读点书：第一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学一点历史；第三，学一点语文，包括古文……；第四，学一点自然科学知识；第五，学一点国际政治；第六，多少要懂一点文艺。书本是前人积累的经验，不要轻视。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认真大量读书是不行的，也许至少需要阅读两亿字的书。”（见《人民日报》1982年8月19日）

耀邦同志提出来的要求是“至少需要阅读两亿字的书”，而且要“着实读”，即认真读，不但读完，而且要读懂、读进头脑中去消化吸收。这在一个只有“八小时以外”时间的人来说，岂不够读一辈子了吗？

一九八二年八月

拍马术三例

召开党的十二大期间，我从报纸上读到好几篇对十二大代表的访问记，得益不浅；其中特别是陆定一同志谈接班人问题的一段话，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反复思考了很久很久。

陆定一同志的那段话，据记者的记录是这样：

党成了执政党，就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中央指出“三种人”不能进领导班子，必须做到。但是“三种人”或其他野心家，为了升官发财、篡党夺权，有许多方法，其中最妥当的一种方法就是拍马屁。林彪、江青、康生就是“殷鉴”。（一九八二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三版）

我深感这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要严防拍马

屁的“三种人”再度登台出世。但是已成过去的“三种人”容易识别，因为他们的恶迹已记录在案；而未来或将来的“三种人”，也就是将要靠拍马屁起家的野心家，人们怎样去识别呢？我看关键是在位的人必须懂得：什么言和行，就是“拍马屁”，有着什么言和行的人，就是拍马屁的“三种人”、野心家。

“拍马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听的口头语，古人有“谄佞之徒”、“谄人”或“佞人”一类名称；又有“亲贤臣、远佞人”（诸葛亮）、“恶利口之覆邦家”（孔子）等等箴言、警句，太史公司马迁在他写的《史记》中还专门立了个《佞幸列传》。

如果引用古人的这类称号或警句来比喻拍马屁或拍马屁的人，意义也相差无几的话，那么古人和古书中刻画拍马屁的人和事就多不胜数；而且被拍马屁而吃了苦头，从而认识被人拍马屁之害的人也不少。例子甚多，举不胜举，我在这里只把我近来翻看旧书报所见到的，举其三例，以明拍马之术。

一是阿谀法。也就是“巧言令色”，吹捧得人们晕头转向，受其迷惑。三十年代初的上海